

汉语词义 简析

朱 星

HANYU
CUIYI
JIANXI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3
84

汉语词义简析

朱 星

原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年3月第1版共印40,300册

•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保康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25印张 43,000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

统一书号：9306·12 定价：0.57元

前 言

目前，国内对汉语词义作全面分析研究的专门著作还很少。有些关于语言学概论、词汇学、汉语词汇研究的书，在词义方面大多只涉及同义词、反义词、假借同音词、多义词以及词的本义变义、引申义等，内容并不全面。本书共分五十多个小题目，每个题目试图对汉语词义有关问题作些简明扼要的分析。举例也力求简明，不作空论；有些题目论述之后附有代用符号，以便教学时适当采用。

我认为，语言中语音、语法比较容易讲。至于词汇，好似容易讲，其实很复杂。学习某一种语言也是如此。语音、语法容易学，至于词汇词义就学不尽。关于词的教学，词音、词形比较容易讲，而词义就很复杂，不好讲。而学生作文中的错误，往往多数是词汇词义问题。所以，汉语语文教学，实际上词义教学比语法教学还重要。

还必须指出，在汉语词义的理解和解释方面，至今还存在不少笼统含混、似是而非的概念。因此，现在我们讲汉语词义，必须和古词汇联系起来作比较的研究，否则，就不能讲清楚它的特点和规律性，就难以提高教学的质量。由于词汇古今相同的很多，各种字典词典都收了大量的古词语；中学教材中也收入了相当份量的文言文；古代文化还须继承和发展，因此，研究词义不提古代汉语，等于割断了历史。实

4639/08

际上。现在用现代汉语写的文学性较强的或典范的文章，仍有不少古成语、古词汇等文言成分（这并非半文半白。半文半白是指爱用“之乎者也”的文言句法，“五四”初期一些旧学人写的白话文就有这种偏向，这是要反对的）。所以，研究汉语词义必须古今汇通，而且不能限于一体，如，散文韵文的词义用法都须同时照顾到。这样，我们对汉语词义才可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为了扩大对词义方面的知识，本书对汉语词义分析作了比较广泛的论述，并附论训诂注释和外国语义学等。最后，我提出了一个汉语语义学提纲，供读者参考，希望给读者一个古今中外的概观。希望全国语文老师在教学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使我们在词义方面的基础理论更加丰富、充实而系统化。有了基础理论，才能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少犯似是而非、偏激武断等错误。本书错误之处，请读者指正。

朱 星

一九八〇年三月

责任编辑：邱 久 钦
徐 耀 明

封面设计：夏 金 钟

4630/08



湖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一、词义原理	1
(一) 词和义的关系	1
(二) 词义系统	3
(三) 词义的组织	4
(四) 词义研究的对象	5
二、词义分析	7
(一) 词的概念义分析	7
(二) 词的语法义分析	8
(三) 词的修辞义分析	9
(四) 词义与词音(词形)的关系	12
(五) 单义与多义	13
(六) 本义、初义	18
(七) 词义引申变义	21
(八) 词音通借(兼义)	24
(九) 主义、次义	25
(十) 常用义和不常用义、僻义	26
(十一) 一般义与特殊义	27
(十二) 词内义与词外义	29
(十三) 今义与古义(死义)	30
(十四) 同义、近义、类义	32
(十五) 异义、对义、反义	33

(十六) 词义影射(双关义)	35
(十七) 词义弱化(词缀义)	35
(十八) 词义暂消(姓名义)	36
(十九) 词义闪烁	37
(二十) 词义分歧	38
(二十一) 词义笼统	40
(二十二) 词义突出	40
(二十三) 词义错用	42
(二十四) 词义分合不同	43
(二十五) 一词正反义共存	44
(二十六) 倒文同义	46
(二十七) 词义分正、反、中	46
(二十八) 词义分有心、无心	48
(二十九) 词义分阴、阳	49
(三十) 没有词的“义”	50
(三十一) 复合词义分析	51
(三十二) 成语义分析	54
(三十三) 方言词义分析	55
(三十四) 译词词义分析	57
(三十五) 汉语词义与外国语词义比较	59
(三十六) 词义和句义、段义、篇义	62

五、词义的变化

(一) 词义变化规律	64
(二) 词义变化的原因	65
(三) 词义变化的趋向	67
(四) 词义变化的影响	68
(五) 词义的社会历史性	70

(六) 词义的主观心理作用	71
四、词义教学	73
(一) 词义教学的几条原则	73
(二) 词义解释法	74
(三) 一种识字辨义的传统教学法	77
五、古代训诂注释和外国语义学简介	81
(一) 古代训诂注释简介	81
(二) 欧洲语义学简介	84
(三) 汉语语义学提纲	86
附录：本书所用汉语词义名词术语总表	91

一、词义原理

(一) 词和义的关系

词和义的关系，这似乎已成为一个常识问题，不值得提出讨论了。但这是一个语言学上的科学原理问题，其中有些问题一般人未必都清楚。

首先，词义的义 meaning 和概念 concept 有区别。一般说实词有概念，虚词没有概念。但虚词既是词，词必有义，这个义是指虚词的语法作用。而概念当然也是义。所以义比概念广。虚词是语法学的义，实词是逻辑学的义。词义包括语法学义和逻辑学义。

词不可没有义，没有义就不成其为词，也不成其为语言。但是义并不是天生与词结合的。如“人”“书”两个词，都是音义结合的。如果当初倒过来，人音而义指书，书音而义指人，完全可以。所以音义结合是人为的，偶然的，约定俗成的，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天生的，必然的，也不是永久的，不变的。音义结合可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义在变，音也在变。如“天”“雷”二字，它们的词义古今变化很大，音也在变。“天”上古读“丁”，“雷”从田声，也象雷声填然。

又词本身“所称”与“所指”也并非一回事，即词义与客观事物有区别。词并非客观事物的直接反映，是通过思维再与

音配合而成词。如“人”这个词词义与所指的对象并不全同。人这个词所称的是抽象的人，固定的人；而所指对象的人是具体的和变动的，极为复杂的。但反过来，一个词又可有多义。如“火”这个词，除指燃烧的“火”以外，还指生气、红色、星名……很复杂，而具体的火又只是指火，很简单。

词必有义，由词组成句，由词义组成句义。句不能缺词，句义不能缺词义（有时也有无义的词或无词之义，详见后文。但这只是偶然现象，特殊现象）。但不等于说某句不能缺某词，某句义不能缺某词义。如“因为我有病，所以今天没有上班。”可以作“我病了，没有上班。”可以缺“因为”“所以”这两个连词。因为这两个连词词义已包含在上下两句中了。“今天”这一名词，在两个人当天对话中完全可以省去，不必说出来。我们在串讲古代汉语时，往往某些句中有一个词义不必讲。这是语言中的多余部分（可有可无的词、字可以省去。但省去的还是说明它可有）。古代汉语造句很简省，但用现代汉语串讲译解，仍有多余的词、字。或者不得不改变某词的义或增补某词。这是因为古今语言有交叉现象。如柳宗元《钴姆潭西小丘记》语言运用很具体。但今天我们要串讲或译写，其中如“其嵌然相累而下者，……举熙熙然固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就不易一一对应地直译。对外文翻译更是如此，往往不得不删去原文句中某些词或改变某些词义。至于颠倒语序更不用说了。

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已经初步认识了这种语言现象。他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篇》）辞即词，文即字，志即意义，意指读者的主观

意识。古人的诗通过文字、词的语言手段把内容(志)与读者的意沟通。反之,读者也是通过这些与作者的意沟通。说明作者说者是主动方面,而读者听者也不能全是被动方面。他虽然不是“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还须被启发而打开脑子电路,注意接收。两人对话,不单是一方说,一方听;而始终是双方合作的关系。“以意逆志”,逆是迎,主动地接收。切不可死认文字,认不清词;死认词义,而认不清句义、段义。作者说者与读者听者都要争取主动,而语言这工具却是被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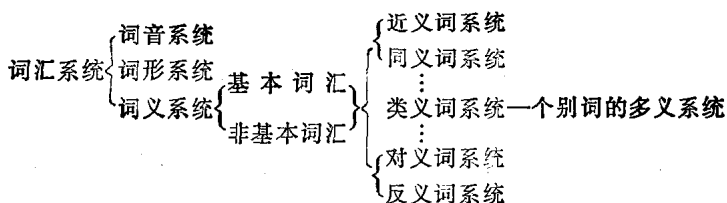
(二) 词 义 系 统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一套词汇。词汇是一群词的汇集,是有机的,有系统的,不是杂乱的一堆。杂乱一堆是不便于使用的。它象印刷铅字有系统地排列在人们的大脑皮质中。但它的排列法极为复杂,决不是印刷铅字那样的简单排列。

词汇的系统主要是建立在词义上。至于词音、词形上的系统不是主要的。

学习词汇,要容易地记忆,主要靠词义系统。学习外语词汇也是这样。单靠词形不行,靠音序更不行。因此用读词典的方法来积累词汇,这是一种最不好的方法。

词义系统主要有事类系统(类义词),把词汇分别组成许多词义群。又有基本词、常用词、专业词系统。从应用最广最频印象最深的方面组成大词义群。还有同义词、近义词和对义、反义词系统,交错地组成许多较小的词义群。以至一个词有引申多义的,也组成了一个小词义群。现列表如下:



(三) 词义的组织

为了分析明确，我们把一个词称为“词位”，以别于泛称的词。词位是词汇中代表个别的单位。词位中又分“义位”“音位”“形位”三方面。义位是代表词位中义的单位。一词一义即一词一义位，一词二义即一词二义位。一个义位中又包有一个或两个以上的“义素”。汉语词分三种：(1) 单一词；(2) 复合词；(3) 词根词(或加缀词)。单一词指一个词位只有一个义位、一个义素。如“堂皇”“徘徊”“蟋蟀”。复合词是一个词位、一个义位，但有两个以上的义素。如“国民”，二义素；“无产阶级”，三义素(这种义素一般等于“词素”)。词根词也是一个义位，而有两个以上的义素。如“花儿”，“儿”是后缀，或称“词尾”(不是西洋语言中语法的有变化的属于形态学 morphology 的词尾，而是构词法的词尾)。“儿”有“小”义，可称“准义素”，所以仍是二义素。“共产主义”是一个词位一个义位、二词素(共产——主义)三义素(共——产——主义)。义素是词义分析的最小而不可再分的元素，因此，与一般所说的“词素”还不完全相当。如“欢迎会”是二词素：“欢迎——会”(可称二“内义位”)，三个义素：“欢——迎——会”。“欢迎”也是一个词，但分析开仍不变失它的复合义。至于“主义”

只能算一个义素，不可再分为二义素。“主义”不等于“主要”“意义”，它是哲学上代表某一种思想体系的概念。义素不能在语言中有代表词位的资格，它只能在分析词义、学习词义时使用。

古汉字本身又有“字素”，如会意字、形声字都是“合体为字”，不是“独体为文”。合二或三四个字素而成字，如会意字“休”，有人木二字素，人立木旁，可领会其义是休息。形声字“江”是“水”“工”二字素合成，“水”是形、是义，“工”是声，表语言中这个词的声，因而这个字读工（江的古音就读工）。这种字素和词素不是一回事，且无关，不可混淆。

（四）词义研究的对象

词义研究的对象是词的义。不管是基本词汇或非基本词汇的义，都在研究范围。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语言的最小而不可再分的单位是词素。词素的义只在研究某词义、需要分析某词的词素时才涉及到。一般的词义研究，不以词素为对象。

比词大的有词组（短语）。从词到句的中间有习用语、成语、句子形式。句子形式就是句，但包在句中不能独立。有些成语如“黔驴技穷”“鹬蚌相争”是固定词组（短语），也是句，但用在句中象一个词，起一个词的作用，我们称它叫“准词”。有些成语是词组。习用语是语言中最习用的词组（短语），但数量不多，意义简单。如“换句话说”“换言之”“总之”“等等（云云）”“恰恰相反”“反之”“进一步”……，有些也是短句。它比一般的不固定的词组（短语）结构紧凑凝固，但还不如成语

的凝固性强，所以我们把成语也作为词义研究的对象，而把习用语等撇开。今天也有人把成语、习用语等包在熟语学中研究。

词义 { 一般词义 { 单音词(一词素)义
 复音词义
 准词义(成语)

二、词义分析

(一) 词的概念义分析

词义可分三种：(1) 概念义；(2) 语法义；(3) 修辞义。这三种义，主要是概念义。

概念是反映客观现实的思维形式，但它必须通过语言的词来表达，所以语词是概念的物质外壳（语音又是语词的形式。物质外壳实指语音），而概念是语词（指实词）的逻辑内容，是词义中主要的部分。我们学习词义，必须着重研究词的概念义。（在心理学上，词的概念是抽象的，而观念才是具体的。例如语词“人”的概念并非指某一具体人，而是由我们观察许多人包括古今中外男女老少各种人加以抽象而得的结果。但用在语言中，如“看见一个人从大门里走出来”，我们对这个人就变成了具体的概念，是某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抽象的、谁都不是的人了。这是用抽象概念的词“人”来叙述，以唤起我们的印象，产生具体观念的人。）

词的概念义的分析一般可采用逻辑学中概念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我又酌用其他方面的分析，把概念分为：

1. 特殊概念 如：“北京”“鲁迅”……
2. 普遍概念 如：“人”“人民”“战争”“歌曲”……
3. 部分概念 如：“松”“柏”“槐”……“兵”“军官”……